

诺贝尔获奖作家研究

寻根与遗忘

——试论莫迪亚诺《暗店街》的文学主题

翁冰莹 冯寿农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2.024

内容提要: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讲述了一位罹患遗忘症的私家侦探为了找回过去,到处寻找线索,却又不断陷入遗忘,最终认识到生命真实意义的故事。由此,莫迪亚诺构建起这部小说的“寻根”与“遗忘”两大主题:寻找的是遗忘了的存在,遗忘的则是曾经找到的存在。寻找仿佛是为了确证过去、身份、存在根源,然而最终却走向遗忘;遗忘的既是过去与现实,亦是人的存在本身,但是寻找却不会因此终止。在莫迪亚诺尝试重建自我存在的“因果论”的背后,隐藏着其对于“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的重现与思考。

关键词: 莫迪亚诺 《暗店街》 寻根 遗忘

作者简介: 翁冰莹,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冯寿农,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本文受“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特别资助项目”(编号:0650-Y07200)资助。

Title: Self-Seeking and Forgetting: On Patrick Modiano's *Missing Person*

ABSTRACT: In *Missing Person*, a masterpiece of fiction by Patrick Modiano, an amnesiac private detective seeks to recover his self-identity by looking for clues about his past. He keeps forgetting what he has found, however; through the frustrated search for self he finally realizes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novel centers on the protagonist's self-seeking and forgetting, revealing that the spiritual quest to confirm one's past and discover one's self-identity will inevitably end up with oblivion. The quest, however, will go on, as the novel suggests. With a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causality in human existence, Modiano

• 125 •

expresses his thoughts on one of “the most ungraspable human destinies.”

Keywords: Patrick Modiano, *Missing Person*, self-seeking, forgetting

Authors: Weng Bingying <jacquelineweng@hotmail.com>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China (361005), specializing in French literature and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Feng Shounong <shnfeng@126.com> is a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China (361005), specializing in French literature and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是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犹太血统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的代表作。该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罹患遗忘症的私家侦探居伊·罗朗为找回自己的过去,追溯到德军占领法国的战争时期,对各种身份的人物进行调查,试图寻找“失去的记忆”的故事。冯寿农认为《暗店街》继承了《星形广场》(*La Place de l'Étoile*, 1968)寻找“祖国”、《环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 1972)寻找“父亲”的主题,形成了莫迪亚诺早期小说的“寻根”主题(338—54)。柳鸣九将小说翻译为《寻我记》,直接点明了小说主题,并指出其主旨在于揭示人类寻找存在的支撑点与栖息所、寻找自我与确证自我的悲剧性(363—65)。

《暗店街》延续了“寻根”的一贯主题,以平淡的叙事再现了“占领时期的生命世界”,并以碎片式的记忆来“召唤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莫迪亚诺爆冷诺奖》),以个性的方式揭示整个人类面对的“寻根与遗忘”的困境。在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部小说找寻的“根”究竟是什么,在“遗忘了过去”的困扰下主人公为何寻找、如何寻找?找寻的结果又将会把人引向何处?抱着一种怀疑与诠释的态度,本文从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主题寓意、根本指向等方面来展开探讨,尝试揭示小说关于自我存在的深层探索、人类命运走向虚无的文学性思考与主体性重构的基本立场。

一、《暗店街》的言说与书写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曾兴起一股追“根”热潮,这股热潮在法国至今依旧余热不止。对莫迪亚诺而言,探索“根在何处”的热潮带有双重内涵:这样的“根”首先是一个空间性的存在。作为祖籍佛兰德尔的犹太人,法国是否是莫迪亚诺的故乡存在疑问。其次,这样的“根”亦有时间的范畴,即人的存在根源究竟可追溯到何时?莫迪亚诺曾自述:“像所有没有故土亦没有根的人们一样,我不停地思索我的史前。而我的史前,正是德军占领法国这段混乱且屈辱的时期”(qtd. in Butaud 12—13)。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曾经残酷迫害犹太人,这是犹太人难以磨灭、世代传承的一段记忆,也是莫迪亚诺的“史前”(Préhistoire),即莫迪亚诺不曾经历、无从证实、试图再现的过去。

莫迪亚诺运用第一人称自我“言说”的叙述方式来展开“书写”。小说的第一句话“Je ne suis rien”的本义是“我现在什么也不是”,暗指“我的过去,一片朦胧”(《暗店街》1)^①。这句话给人以沉重感并留下悬念,不仅营造出最初的紧张氛围,牵引读者随着“我”的叙述走下去,还引出无数问题,构成了叙述者主体意识持续下去的关键所在。如果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那么,“我”从何而来,何以至此,何以存在;如果说过去(时间性)是确认自我存在的根本依据,那么丧失了依据的“我”何以存在于此(空间性);如果是一种无根源性的此在,那么“我”何以会忘却过去。

主人公的第一次“言说”,站在一个时间性的立场,具有自我否定的意识,也隐藏着一个探寻过去的契机。如何理解这一段话,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笔下的“原始”性的“开始”或许可以提供一条线索。维特根斯坦在研究“原始”之际曾提到:“‘原始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这种行为方式是先于语言的;语言游戏以它为基础;它是思维方式的原型,而不是思维的结果”(224)。由此审视《暗店街》的首句,若将之改为“我的过去,一片混沌”,即可理解这一内涵。“原始”的意义在于自我言说的原创性,一片混沌下的“我”的过去,无疑带有《圣经·创世记》的原始意象;一般意义下的“开始”,则不过是一个断裂/延续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确证阶段性的自我意识。《暗店街》一开始构建起来的,应该说是一个“开始”的故事,具有维特根斯坦笔下的“原始”性的内涵,或许这就是莫迪亚诺所谓的“史前”。

莫迪亚诺以时间性问题作为小说的开始,但并未忽视展开空间性的书写。莫迪亚诺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表明自身探讨的主题:如何才能回到过去,找到存在的依据?而后他提到了作为自我“镜子”的各式人物,并提示出他们与“过去”的、作为遗忘症患者的“我”所构建起来的空間,以一种空間移动的书写方式来展开时间的回溯。由此联想到文学批评者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针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德曼(Paul de Man)《阅读的寓言》的批评:德曼所谓的“寓言”始终是时间性的,是历时的展开,即叙事“指的是一种过去性,它既非现在又非此在,因此无法通过追溯时间之流(比如通过回忆)来达到”(205—206)。换言之,作为新寓言派小说家的莫迪亚诺试图阐明一点,即主人公无法通过时间之流回到过去,也就注定难以找到存在之根,而只能运用空間移动的方式来尝试把握它。

小说的第一句话以否定性的文辞引出时间性的问题,并引导主人公或读者走向一种空間性的探索,亦确定了莫迪亚诺的书写方式:以片断式的朦胧记忆、无限的想象空間来推动小说的延展。早于莫迪亚诺的萨特(Jean-Paul Sartre)通过《恶心》(*La Nausée*, 1938)这部小说展开了书写的实践:不写完整的情节,不写典型的人物性格与关系,而是书写感觉。主人公洛根丁叙述的皆是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对所遇见的人的感受,对周围事物细节的感受,对街道的感受……,而且是敏感的、神经质的,甚至是病态的感受”(柳鸣九 39)。然而,《暗店街》自一开始就决定了不可能依凭“感觉”去书写——遗忘症导致了感觉的不可持续。莫迪亚诺曾提示“抛了锚的船”(Navire à l'ancre)这一概念(136)。所谓“抛了锚的船”,即短暂地停泊在海港这样的空間中,带有暂时停滞的意涵。就在“抛锚”的这一刻,时间与空間交错定格,真实的存在得以呈现。

在莫迪亚诺的笔下,遗忘症使主人公无法获知真实的身份,自己的存在因此失去一个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前提。然而,作为侦探的主人公以“调查、回忆、推理、想象”(冯寿农 353)等方式,通过人证与物证(当事人、旁观者、电话簿、年鉴、档案材料、记事本、照片、信件、护照)等的线索来再现或重构过去,则带有合法性的前提与合理性的期望。基于此,莫迪亚诺赋予主人公的寻根行为以一种精神性的使命感。在此必须强调一点,即小说一开始确立的紧张氛围,驱使着主人公不得不采用自我言说的方式,去编织悬念与失败、谜团与召唤,在此过程中莫迪亚诺的书写方式得以确立,即通过空間移动来回溯过去,从“身份”去写,从“精神”去写。

二、“暗”的象征寓意

象征寓意是新寓言派小说家擅长的文学表述方式之一。颠覆世人的约定俗成,不遵循因果线性链和严密逻辑,打破时空界限,乃是新寓言派小说的一大特征(袁筱一 84)。作为新寓言派小说家,莫迪亚诺赋予“暗店街”这一标题以显著的象征寓意。就语言符号的寓意而言,“暗店街”的“店”是“暗”的存在,即不露真面目的、无名的存在。因此,迷失自我的主人公在巴黎的实名性的街巷尽管找寻千百回,却注定无法弄清真实身份。尽管小说最后留下了唯一的线索,即“到我以前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去一趟”(227),但依然带有不确定性,它暗示着:或者,是主人公的故居;或者,线索至此断绝。在此,莫迪亚诺将寻根的主题归结到一个“暗”的意象中。

《暗店街》中,“暗”的意象可谓贯穿小说的始终。那么,它是如何得以呈现的呢?首先,莫迪亚诺利用人物身份、光线色彩、地点场所等一系列蕴含深刻寓意的事物来增强文学的表现力。在主人公依照线索寻找过往结交的人物之际,出现了俄国流亡者、无国籍的难民、餐馆的老板、夜总会的钢琴演奏员、美食专栏编辑、古城堡的花匠、摄影师、赛马骑手等各种人物。不过,他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皆是在幽暗空间里交往:与流亡者斯蒂奥巴在夜色笼罩的岛上酒家晚餐、交谈;与美食专栏编辑弗雷迪在“窗上挂着缎帘”(71)的地下餐馆深处攀谈;与古城堡老花匠在夜晚黑暗的夏季餐厅里对话;与摄影师芒苏尔、骑手维尔德梅尔的交流亦是发生在晚间的幽暗场所。这一切的设定与构思,无疑是为了突出“暗”的意象。

其次,莫迪亚诺通过在“暗”的空间内部的直接对话、情境描述来赋予小说以更为深层的象征寓意。莫迪亚诺描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刻画人物性格,而是注重主人公与被寻访者之间的“直接对话”这一寻根方式。他采用速写的方式,将人物的表情、动作、着装略带而过,把重点放在对情境的描述上,力图赋予故事情节以无限的悬念。小说中,主人公与俄国流亡者斯蒂奥巴在塞纳河边的“岛上酒家”攀谈,得知无从获得嘉·奥尔罗夫的消息,在此,莫迪亚诺插入了一个场景式的细节:“又有一条驳船驶过水面,它是黑色的,走得很慢,好像被人抛弃了似的”(42)。引入被抛弃的黑色驳船这一物象,无疑加重了“暗”的隐喻,增添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迷惘感与不确定性。“我”与斯蒂奥巴在雾气笼罩的码头边行走,“几乎连几米以外的建筑群也看不清了。……我像领着一个盲人一样,把他一直领到街心公园广场上”(43)。“雾气”、“盲人”、“看不清”皆指涉“暗”的意象,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第三,莫迪亚诺并未局限于纯粹的“暗”的主题,而是依据碎片的记忆着意增添了一种浪漫温馨的意蕴。换言之,他通过树立“暗”的反向命题,试图冲淡“暗”的绝对性。小说中,主人公一行逃往瑞士的边境山区,深切渴望在山区木屋“南方十字架”度过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我真希望能再度过几个那样晴朗的夜晚……在那些夜晚,一切都显得单纯而使人安心,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我们将过着一种幸福而宁静的生活”(207)。在此,木屋的名称——“南方十字架”,带有“获得救赎”之意;对于幸福而宁静生活的向往,是流亡者内心向往安宁的真实流露。不仅如此,这样的温情感亦在“我”与德尼兹在乔治夫妇家做客的场景中得以再现:“‘乔治’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我们经常用木材烤火。时间在甜蜜的、热烈的气氛中过去,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206)。作为“暗”的反向主题,“火”这一物象让人感觉温暖而热烈,“家”的意象则让人感慨流亡者的内伤与对抚慰心灵的渴望,这些似乎为主人公或主人公所代表的人类本身留下一点期待与希望。

莫迪亚诺极力渲染的“暗”影射了找寻过程与结果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乃至存在的虚无性。

不过,主人公始终无法摆脱的“占领时期”的记忆,即莫迪亚诺不曾经历、无从证实、试图再现的“史前”,可以说是存在于主人公乃至莫迪亚诺心中的最为直接的“暗”。尽管莫迪亚诺没有运用更多的笔墨来直接叙述,但他却通过碎片化的记忆一点点地将之展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与其说主人公是在找寻真实的身份,找寻自己的过去,倒不如说是在一种侦探式的、接近于人的使命感式的内在精神驱使下挖掘暗藏的存在之“根”。

三、“根”在何处?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我的现在,什么也不是;我的未来,或许就是遗忘。《暗店街》仿佛提示出一种否定性、遗忘性的求真的过程,它并未给予我们一个圆满的结局:一方面是“明”的世界找不到,只有“暗”的世界才有呈现真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暗”的世界可能呈现真实,但却永远回归不到真正的自我。这或许就是莫迪亚诺没有一味地满足读者的期待与希望,而针对处在“寻根与遗忘”困境中的主人公所设定的双重陷阱。这一陷阱仿佛亦在告诉我们:寻求真实的存在是徒劳无功的,求真之后的末路也只能是“遗忘”。

何谓“遗忘”?在《伤逝》的结尾,鲁迅写道:“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鲁迅 19)。不过,《伤逝》的主人公涓生遗忘的是爱情,唯有遗忘才能走向新生。莫迪亚诺的前辈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提到:“人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遗忘弃置中久存的,房屋被弃置时会坍毁,布帛被弃置时会腐朽,友谊被弃置时会淡薄,快乐被弃置时会消散,爱情被弃置时亦会溶解”(42)。莫洛亚的“遗忘”是指被抛弃了的记忆,无法持续的存在,他试图提醒世人不可忽略眼前的美好存在。

与之不同,莫迪亚诺所谓的“遗忘”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用他的话来表述,即“来自遗忘的最深处”^②。这样的遗忘体现为“身份”的问题。小说中,莫迪亚诺提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活着的时候,也不过是些从未凝聚过的水蒸汽而已”,“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滩人’,……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66—67)。存在的短暂性与虚无性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亦象征着未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正如柳鸣九曾概述指出的:莫迪亚诺大部分作品“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或者说,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柳鸣九 363)。

莫迪亚诺将此悲剧设定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的这段时期。正如米勒指出的,“纳粹极权统治在德国的成功、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那以后,我们所说、所做、所写的一切都是以这些事件为背景,无论我们知道与否还是愿意与否”(215)。这一事实直到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犹如噩梦般留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也隐藏在莫迪亚诺的“来自遗忘的最深处”。历史或许会渐渐被遗忘,但是莫迪亚诺却绝不会真正地遗忘它,“(他)要弄清楚自己的过去,才肯接受自己”(董强)。也就是说,他要打破“现存在”的暗默式前提,要试图确证自己的身份,即便为此需要冒险去追溯无法获得证明的过去、陷入无法找到自我的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正是基于“寻找遗忘的身份”这一主题的书写,莫迪亚诺确立了自身在文学界的地位。

其次,这样的遗忘亦体现为“精神”的遗忘。莫迪亚诺的不少作品皆涉及身份的失落与探索,但是却不会去批判什么主义,或者去谋求建立什么思想体系(余中先);而是要在这样的失落与探索中揭示人类的内在精神之所在。柳鸣九曾经指出,“莫狄阿诺[莫迪亚诺]没有这些

哲人所提倡的人面对着命定的、悲剧性的状况要有所为的哲学,……仅仅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描述人存在的命定性、渺小性、短暂性、悲怆性”(柳鸣九 372)。小说中,莫迪亚诺尽管借助了“二战”题材,但其根本指向却并非要揭露战争的罪恶与人性的泯灭,而是为了提示在此命运下尝试确立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既是人不应遗忘寻找自我存在的的精神追求,亦是莫迪亚诺作为一位作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小说最后,莫迪亚诺写道:“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像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227)时光没有被完整地找回,记忆进而没有被延续,皆被引向更为深刻的虚无,由此可以推断:“我”的现在始终“在遗忘”;“我”的未来,即由无数零星破碎的“现在”堆砌而成的未来,也只能走向“遗忘”。尽管生命与孩子的忧伤不可等同视之,但是在“遗忘”了一切,觉悟到生命的永恒消失、为人的无尽悲情后,我们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找寻自身存在之“根”,探索被遗忘了的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的的精神?莫迪亚诺这一朴实平淡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身份与精神的“遗忘”构成了《暗店街》的第二大主题,亦是莫迪亚诺这部小说的书写核心。与第一个主题“寻根”不同,“遗忘”带有颠覆传统的精神,颠覆“寻根”的重要内涵。但也正因如此,莫迪亚诺反而抱着一种重新确立存在的使命感去挖掘存在之“根”。在他的笔下,寻找的对象是遗忘了的存在;遗忘的对象则是曾经找到的存在。找寻的目的仿佛是为了确认,最终却不得不走向遗忘;遗忘的是过去与现实,亦是自我与身份;遗忘不会停止,找寻亦不会终结。

《暗店街》的“寻根”主题本身带有显性的、积极的表象,但是莫迪亚诺是否完全以此方式继续书写?事实上,《暗店街》的“否定性”的起始句、“暗”的主题寓意、身体与精神的“遗忘”皆否定了这一表象。《暗店街》的“遗忘”主题也并未将主人公绝对地引向暗喻虚无的“暗”的空间中,而是包含了些许温馨与期待。尽管莫迪亚诺描写的是一个带有主体性、具有遗忘本能的个体存在,但是他所找寻或追求的,实质上并不局限于独立个体的自我回归,而必然趋向于整个人类“永恒轮回”(《青春咖啡馆》117)的共同命运:即寻找注定失败,身份难以确证,生存处于困境;人总是试图在当下用精神、用记忆去重构历史、过去、自我、身份,最终还是必然会走向遗忘,但是人的找寻却不会终止。

换言之,这部小说的根本指向不只是为了揭示出“寻根与遗忘”的困境,亦在重构一个自我存在的“因果论”:一个是认知性的“身份”找寻;一个是内在性的“精神”使然。认知性的找寻会使失去了身份的我们走向遗忘的虚无主义的深渊;内在性的精神使然,却可以使我们在肯定了必然性的寻根行为与遗忘的困境之后亦不懈地找寻,并从中感受到短暂的温情。莫迪亚诺在此试图重现的,就是在确证自我存在的“因果论”之中所潜藏的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与“永恒轮回”的命运;或许只有直接面对身份与精神的遗忘、面对虚无主义的深渊,才能在寻根的过程中克服与超越虚无主义。

注解【Notes】

- ① 关于起始句的翻译,薛立华译本译为“我的过去,一片朦胧”;王文融的译本《暗铺街》将之译为“我什么也不是”;李玉民则译为“我飘飘无所适,不过幽幽一身影”。本文基于自身研究重点,不探究译本的差异问题。

- ② “来自遗忘的最深处”出自莫迪亚诺的小说 *Du plus loin de l'oubli* (Gallimard, 1996) 中文译本的标题《《世界文学》, 1997 年第 2 期)。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Butaud, Nadia. *Patrick Modiano*. Paris: Editions Textuel Press, 2008.
- Dong, Qiang. “Modiano: What Else Can Writers Do After God Abandoned Human Beings?” *The Phoenix Culture* 16 October 2014.
- [董强:《莫迪亚诺:上帝抛弃人类后,作家还能做什么?》,《凤凰文化》2014 年 10 月 16 日。
- Feng, Shounong. *Text, Language, Theme: Seeking Approaches of Criticism*. Xiamen: Xiamen UP, 2001.
- [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寻找批评的途径》,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Liu, Mingjiu. *From Choice to Resistance: A Survey of the 20th Century's French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Wenhui Press, 2005.
-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年。]
- Lu, Xun. *Regret for the Past*. Beijing: The China Youth Press, 2004.
- [鲁迅:《伤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
- Maurois, André. *Sentiments et coutumes*. Trans. Fu Lei, et al. Xi'an: Shaanxi Normal UP, 2003.
- [莫洛亚:《生活的智慧》,傅雷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Miller, J. Hillis. *Restate Deconstruction*. Trans. Guo Yingjia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 “Modiano and the Noble Prize.” *The Beijing News* 10 October 2014.
- [《莫迪亚诺爆冷诺奖》,《新京报》2014 年 10 月 10 日。
- Modiano, Patrick. *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 Trans. Jin Longg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 [莫迪亚诺:《青春咖啡馆》,金龙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
- .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Trans. Xue Lihua.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6.
- [莫迪亚诺:《暗店街》,薛立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年。]
-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Trans. Tu Jiliang. Beijing: Peking UP, 2012.
- [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评论》,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 Yuan, Xiaoyi. “Exploring the Allegorical World of Humanity in J.M.G.Le Clézio's Work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9): 81-85.
- [袁筱一:《探索人性的寓言世界——论勒克莱齐奥的作品》,《当代外国文学》2009 年第 2 期,第 81-85 页。]
- Yu, Zhongxian. “Insignificant Stories Told by Significant Writ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s in the ‘New Fable’ Novel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4 (1996). Wet. 10 Oct. 2014.
- [余中先:《讲小故事的大作家:新寓言派小说的寓意特征》,《百科知识》1996 年第 4 期 <<http://cul.qq.com/a/20141010/000068.htm>>。]

(责任编辑:徐蕾)